



王隱 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幾件大事之一。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，遭遇的艱難困厄不止一兩次，不過以“畏於匡”最為危險，而且居然還是個誤會。古文很簡單，只用了一個“畏”字，實際上代表了很嚴重、很可怕、很危險的一件事故。當然孔子的學生們感到很嚴重，可說嚇到半死。可是孔子始終不動聲色、不在乎，反而慰喻學生說，放心！死不了的。

孔子非常相信命，不過這個命不是普通算命的命。他說，“自周文王死後五百年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擔負在我身上嗎？如果上天想要斷絕這種文化，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；如果上天無意斷絕中國文化的根本而要讓它流傳下去，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？”

我們看到孔子在一個這樣危險的情況下，他始終不以宗教精神，來個禱告，求神保佑。他不來這一套，他始終是“子罕言利、與命、與仁”，建立了一個華夏人文之道，處一切人、事，都要自己增加自信。這是孔子處於患難中的精神，而這個精神來自一個華夏傳統，即是來自周文王的文化傳統——孔子定義為“文”，也就是“鬱鬱乎文哉”的“文”，也包括了“禮、仁”等。

孔子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“文”給傳播下去，發揚光大，否則“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”，後代子孫就會失去這個“文”了。失去了“文”會怎麼樣？不敢想像。比如現在“文”已丢了一大半，社會就亂成這樣，全丢了，大概就人跟人天天砍砍殺殺吧。[收回讚](#)